

sina 新浪读书
book.sina.com.cn

道
非智不道

新浪·首届智道推理文学大奖赛
最佳文笔奖

青青茵茵◎著

当真相水落石出的刹那，

一切正如王老太爷所说——

当一个人在伺机捕猎时，

他自己可能正是别人正在捕猎的目标……

连环猎

连环猎

历史
阴谋
悬疑
宝藏

逝者已去，生者却还在纷乱和猜
忌中生存，只有当死亡的恐惧真实降临，才能得到最
终的解脱……在小小的桑园镇祁府中就演绎着这样
的人性，是二十年前的魂灵要索回自己失去的一切，
还是生者为隐秘而自食恶果？这世上真的有
活着的魂灵？还是人心孕育出万种鬼形？

大众文艺出版社

连环猎

过木风

青青茵茵◎著

大众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连环猎/青青茵茵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7. 6

ISBN 978-7-80240-034-4

I. 连… II. 青…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90886 号

书 名: 连环猎

著 者: 青青茵茵

策划编辑: 何威涛 甄煜飞

责任编辑: 杨淑萍

装帧设计: 点晴工作室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84040746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 本: 720×1060 毫米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148 千字

印 数: 10000 册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9.80 元

新浪第四届原创文学大奖赛 智道推理文学获奖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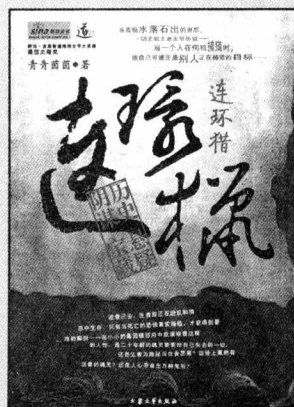
金奖
最佳悬念奖
影视改编奖 (景旭枫/著)



最佳人气奖 (海中帆/著)



银奖 (蒲岸/著)



最佳文笔奖 (青青茵茵/著)

祁府

目 录

- (一) 光绪十年 九月初六 霜降夜**.....1
- “来人啊，杀人了，快来人啊，杀人了……”一个尖锐的声音突兀响起，回荡在桑园镇祁府宽敞的宅院里……
- (二) 光绪十年 九月初七 晨**.....15
- 祁天福带人刚打开王老太爷的小院院门，一阵扑鼻的花香就随秋风袭来，倒是沁人心脾，把众人的惊恐抚平了几分，抬眼看去……
- (三) 光绪十年 九月初七 午**.....28
- 在众人的沉默和惊惧中，祁老太太的尸体被盖上白布匆忙抬走了。现场每一个人的思维仿佛都停止了。
- (四) 光绪十年 九月初七 夜 大雨**.....41
- 因为老太太祁丽明喜静，而且还说只有安安静静吃饭，才是对食物最大的尊重，因为“民以食为天”，只有尊重食物……
- (五) 光绪十年 九月初八 晨 雨后清冷**.....59
- 桑园镇的早晨已经到来的越来越早，虽然因为昨夜的大雨，天空并不是很明亮，但是……
- (六) 光绪十年 九月初八 夜 大火**.....77
- 秋天的天黑的越来越早，大家吃完晚饭天就黑透了，由于今晚多了官差的保护，吃饭时祁府的气氛明显轻松了许多……
- (七) 光绪十年 九月初九 震 清冷**.....87
- 关圣青和二姨太母子来到祁府正厅的时候，祁府的下人们都已经在这里等候了，静悄悄的人群中，每一个人的脸上都带着明显……

(八)光绪十年 九月初九 夜 大风.....99

张凡大人坐在书案前,托腮沉思,烛光将他的影子拉长定格在身后的屏风上。一张写了数十字的白纸摆在他的面前……

(九)光绪十年 九月初十 晨 晴..... 108

清晨带给人的是光明,是新的一天新的希望,但是……

(十)光绪十年 九月二十二 立冬..... 125

连丧三命后的祁府,在众人疲惫的恐惧中获得了短暂的太平,日子在平静中安然滑过,让人的心情有了一些平静。

(十一)光绪十年 九月二十三 桑园镇鬼节..... 133

衙役心系师爷嘱咐,不敢懈怠,紧紧跟随着林婶……

(十二)光绪十年 九月二十四日 晨..... 147

当王大力从西厢房窗纸上的小孔看进去时,发现里面有两个紧紧搂抱在一起的人,一男一女,那男的面孔刚好朝向窗户……

(十三)光绪十年 九月二十五日..... 161

虽然昨夜大风号了整整一晚,等太阳升起的时候……

(十四)光绪十年 十月初七..... 170

自从兰草被抓后,祁府的宅院里面多少恢复了一些人气……

(十五)光绪十年 十月十二 小雪..... 181

在张大人的授意下,桑园镇的衙役李书正的行踪……

(十六)光绪十年 十月二十六 大雪..... 197

张大人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李书正这样一个遍阅尘世的长者竟然性情会如此刚烈……

(十七)光绪十年 十月二十八 入冬..... 215

不知道为什么,张大人心里总是有一种隐隐不安的感觉……

(十八)光绪十年 十月二十九 雪..... 227

早上,纷纷洋洋下起了大雪,张大人一早起来,院落里面已经是素白一片……

(十九)《连环猎》魂归来兮篇..... 2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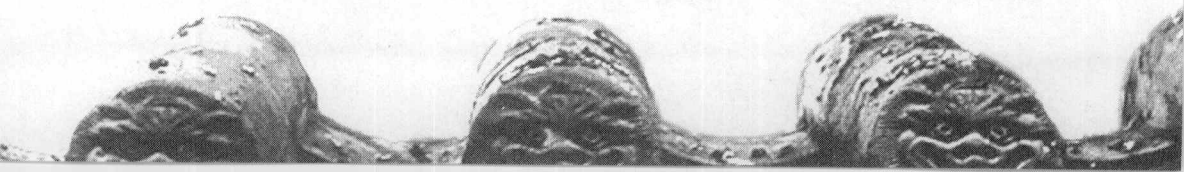
我终于离开了,我这一生有人叫我小姐,有人叫我明儿,好像在我日渐衰老的日子他们都叫我老夫人……

连环猎

连环猎

(一) 光绪十年 九月初六 霜降夜

“来人啊，杀人了，快来人啊，杀人了……”一个尖锐的声音突兀响起，回荡在桑园镇祁府宽敞的宅院里，砸在青石院墙上四散而去，只听得大院里砰砰不绝响起屋门打开的声音……



人生福境祸区，皆念想造成，故释氏云：“利欲炽然即是火坑，贪爱沉溺便为苦海，一念清净烈焰成池，一念惊觉船登彼岸。”念头稍异，境界顿殊，可不慎哉。

——引自《菜根谭》

(1)

“来人啊，杀人了，快来人啊，杀人了……”一个尖锐的声音突兀响起，回荡在桑园镇祁府宽敞的宅院里，砸在青石院墙上四散而去，只听得大院里砰砰不绝响起屋门打开的声音，丫鬟兰草在灶间为主子取了热水，刚要迈步出门，一惊之下，提着的水桶沉重地摔落在地面上，热水四溅开来，兰草被烫着了却是浑然不觉，呆呆地站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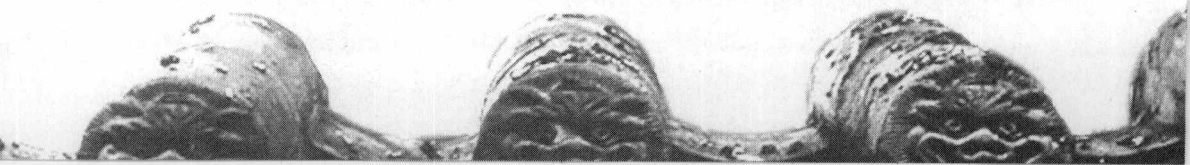
灶间内的仆人林婢拉着男仆王大力急忙跑出，奔向传出声音的长廊，面孔扭曲的张妈赫然出现在他们的视野里时，两人立刻明白确是没有听错，他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张妈的声音，是这个祁府内掌权老太太身边的红人张妈的声音，而张妈此时已经跑得发髻散乱，气喘吁吁，看到林婢和王大力，终于见到了人，松了口气，立刻精疲力竭般瘫倒在地上，好像那几声嘶力竭的

呼喊耗费了她所有的气力，她的身子不停地颤抖着，眼睛圆瞪着，眼神却空空的，想必是看到了极其恐怖的事情。林婶和王大力哪里见过张妈这样的神态，均是惊呆了，毕竟张妈从灶间为祁老太太祁丽明取热水离开不过转眼间的的事情，怎么突然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如此惊慌失措地出现在他们面前。

此时祁府的宅院里已经人声嘈杂，各院的主子们迅速赶来，均是衣冠不整，神色紧张地聚集在张妈身边。这时一轮太阳高高跃出了云端，光芒洒在了桑园镇小小的天地间，由霜降之夜带来的薄薄的雾气全然消散了，祁府的人都在惶恐地看着张妈的反应，祁府众人都想知道是什么原因让张妈如此失态，让这个祁府里“仆人中的主子”如此恐惧，张妈的叫声，让祁府所有人的心都沉在了噩梦里，就如同霜降这个能为秋天念出黑色咒语的节气一般，可以让喧闹的生物开始蛰伏，而张妈就像是离了水的鱼，嘴巴一张一翕贪婪地吸取周围的空气，但是无奈何人询问，却总不开口说一句话，似乎已经吓傻了。

祁老夫人的两个儿子，长房大爷祁天福和弟弟祁天寿焦躁地看着张妈，祁天寿的不悦明显表现在脸上，道：“大哥，你看这个张妈，真是的，刚才叫得那么惨，吓得书墨都险些晕过去了，现在哑了似的什么都不说。”他一边连声责怪，一边随手扣上自己灰色绸衫的衣扣，显然刚才匆忙中披了外衫就冲了出来，未顾得及整理，整理罢衣衫，祁天寿又回头，朗声唤过自家二房院内的管家祁琴，吩咐他回去看看自己的夫人书墨：“刚才二奶奶吓着了，她生了小姐不久，受不得惊吓的，祁琴，你去看看，问她想吃点什么，让人赶忙做了压惊。”祁琴应声欲走，“慢着，就说我一会儿就回去，家里没什么事情，让她吃过再睡会儿，睡醒了我就回去了，乖乖的才好。”祁天寿叫着祁琴又说了两句。

祁天福听到了弟弟祁天寿的话，不觉多打量了弟弟一眼，哼了一声，祁天寿向来在仆人面前什么都不顾及，当众就把这些夫妻情意随处表露，就这样倒也罢了，昨天弟弟和父亲王逸名争吵，挥拳头去打老爷子的一幕现在还能清晰闪现在自己眼前，即便祁府规矩甚严，这两相里对待老父和少妻显著的态度差异让仆人们看了传出去哪里会有什么好话，想到此处，祁天福摇了摇头，随即又念及昨日里自己两兄弟与老爷子争吵的缘故，祁天福心里更是



一阵烦躁，自己的父亲王老太爷王逸名原是几十年前入赘到祁府的姑爷，却和母亲往日不睦，连子嗣姓氏都放弃的父亲本是随性清心，本来从不插手祁府的事务，但昨夜府中突然来了两个陌生的客人，双亲竟然回避兄弟两个关上了房门，头一遭同时接待外来的客人，待客人走后，这对老夫妻发生了剧烈的争吵，惊动了全宅，祁天福和祁天寿赶来劝阻，见母亲抽噎伤心，情急之下，祁天寿竟然对父亲王逸名拳脚相向，祁天福连忙制止，一番争斗后，昨夜的这场风波在母亲的哭泣、父亲的愤怒和弟弟的叫骂声中终于落幕。

片刻间，祁天福的思绪便转到了那两个突然造访的陌生人身上。那真是两个来去匆匆，不着痕迹的不速之客，所谓何来，又所谓何去？祁天福心中的烦躁此时一波接着一波，让他额上的青筋若隐若现，脸色阴沉沉，自家大房院内的管家祁路轻轻扯了扯祁天福的衣袖，祁天福看他用食指和中指比了一个“二”的手势，心里知道祁路在问是否回去看看两个少爷有否受到惊吓。祁天福膝下有两个儿子，长子祁雷，次子祁名，分别是侍妾紫竹姨太和正房夫人玉淑大奶奶所生，刚才出来匆忙，祁天福确是不知道两个孩子有没有受了张妈的惊吓，而且两个等在长房院中的女人肯定也惦记着这里的情况，祁天福便点头同意，祁路领命而去。

祁天福继续看着任别人摇晃喊叫，依旧不吐一语的张妈，那张常挂温和表情的圆脸也有了一丝厌恶，他随手叫过身边的一个下人，吩咐了几句，那人离去片刻，就提了一桶井水小跑回来，哗啦一声，全都泼在了张妈身上。张妈衣衫尽湿，前夜霜降，今日又是清冷，张妈被冰冷的井水一激，“啊”的一声，终于说出话来，眼神也慢慢聚了焦，但是断断续续却只会反复念叨几个字：“老夫人，老夫人，快，老夫人……”祁天福和祁天寿听到此处都紧张起来，祁天寿一把扯着张妈的衣襟，还未开口，“啊——”又一声凄厉的尖叫响起，虽然出了太阳，大家的心里还是都猛然凉了一下，那声音传来的方向正是祁府老太太院子的方位，祁府大爷祁天福立刻转身向那里跑去，祁天寿回过头立刻跟上，祁府众人丢下张妈，也连忙跟去。

只见祁老夫人祁丽明的使唤丫头香莲，面色苍白地瘫倒在老太太院内的地上，看到匆匆赶来的众人，她只是用手指直直指着老太太的房间，却也说不出话来。大家抬眼望去，祁老太太睡房的门半开着，可是房间里暗幽幽的，在外面什么也看不清楚，想是里面窗户都关着，虽然天已亮了，还是没



有太多的光线透入。

祁天福带着弟弟祁天寿不假思索地推开了半掩的屋门，抬脚就闯入了母亲的房间，当他们的身影刚浅浅没入屋内幽暗的光线中，两个人就像定住了一般，好像无法移动。因祁老太太严规任何人不得擅入自己房内，紧跟在两个爷身后的男仆便止住了脚步，当看到两位爷呆立当场，便顾不得许多一拥进屋，入屋后立刻有两人冲了出来跑到院墙边瘫倒在地，不住呕吐起来。

大家平时都很惧怕当家的老夫人祁丽明，只知道他们夫妻是分房而住，老夫人向来严厉苛刻，而且进入九月以来，服侍老太太的下人更是私下抱怨连连，据说是原本古怪的祁丽明老太太这一段时间性情越来越孤僻，行事与常人不同，仿佛被鬼魔震了一般，越发难以侍候。自古谣言必带三分夸张，然而现在相信哪怕是只看到了老太太房间陈设一眼的人，对老太太的传闻必是深信不疑，因为这是有违常理的摆设，对所见之人而言将是终身难忘的。

祁丽明的睡房被布置成了满目的红色，整个房间都充满了这种单一的色调，刺目耀眼的红色遍布了房间的每一个角落，而且这种红色不同于婚礼中新房那种让人感到喜庆安乐的红色。在与丈夫分居的老夫人房中，这里血一样的红色只是让人感到莫名的压抑和恐惧，让人感受到住在这里的妇人那异于常人的心性。满眼触目的红，从床上的红单，红绫被，悬挂着的红绫帐，到房檐上垂着红纱幔，桌椅上的红绫罩，无所不及，所有的家具和设施都湮没在这红色中看不出本来的面目。在这些铺天盖地的红布，红幔，红绫中，唯一还能存在的颜色，就是夹杂其中的一张张黄色长条状纸张，上面画着奇形怪状的血红符号，祁天福已经认了出来，这是桑园镇家家户户并不陌生的驱魔符。祁老夫人房间中这种不可言传的诡异让每一个看到的人都觉得周身冰冷，但是此时的冰冷，已经被红绫中祁老夫人的恐惧代替。

祁老太太僵硬地仰躺在地面上，她被缠在一团凌乱的红绫里面，不是新娘的她，身上却也穿了一套如新娘礼服般红艳的丝绸长衫，让她看起来越发瘦小。她左手紧紧抓着胸口的衣襟，右手直直前伸，僵硬地指向众人，也许是临死前一直徒劳地想抓着什么东西。祁丽明干瘦的脸上遍布血迹，那些血迹如树枝般在她的面孔上蜿蜒延展，在她的额头上有一个触目惊心的狰狞和伤口，在一屋红色的映衬下仿佛还在向外逐渐渗血，她那怒睁的双眼，就像要突出眼眶去一般，眼神中似乎遗留着几许不愿逝去的愤恨，老夫人的舌头



从口角斜斜伸了出来，软软地垂在发紫的口唇外，房内所有的迹象都只表明了一件事情，那就是祁老太太祁丽明已经不合常理地逝去了。这就是一生不可旁人触犯祁家当家老夫人留给世人最后的面容。祁天福首先从震惊中回过神来，怒目众人，一反平日里温文尔雅的神态，神经质地叫嚷着：“我不过才一个月没有来过，房子怎么会成了这个样子，谁让老太太穿成这样的，香莲呢，怎么伺候的？”

“老太太说屋里有鬼，夜夜看到鬼，是老太太让我偷偷请来法师布阵的，还不让我告诉任何人，那个法师说红色压红衫鬼，取得是以毒攻毒的法门，必须这样布置才能起效，所以老太太就让我买来红布布了法场。大爷，真的是老太太吩咐的，我一个丫头怎么敢这样做啊，我，我不敢违抗老太太的，大爷。”香莲终究年轻，虽受惊吓，一会儿工夫已经回过神来，听到大爷愤怒的问话，连忙走过来跪下结结巴巴地回话。“其实，大爷，老太太这一个月只许您和二爷门外请安，不许进屋回话，也是因为驱鬼的缘故，房内的摆设不愿意让两位爷见到。”

“青天白日的，哪里来的鬼，终究是心虚罢了。娘，你真的……”祁府二爷祁天寿不敢再向屋里看一眼，转身面向门外院落，轻轻嘀咕着，他穿着灰色的长衫，背着手面向院内站着，晨光散落在他清秀的面容上。这祁天寿生的也是俊朗，面容端正，但是瞧人时眼神中总有着一种交织了冷漠多疑和玩世不恭的成分，配上他那终日冷冷的声调，让人不敢亲近。而此时，看到母亲身死，他的眼圈微微泛红，但是清冷的声调还是没有太多的改变，依然不易捉摸，他和祁府内待人温和的大哥祁天福虽然面貌相似，但是性格却是迥然不同，在府中的口碑也是相去甚远。

“二叔，真的有鬼，我前两天曾经见过的，还会在院子里唱歌呢。”一个少年清脆的声音响起，祁天寿一愣神，转头看去，却是自己的侄子，祁家大少爷祁雷，大哥祁天福侧室紫竹姨太的孩子，这祁雷虽然不过十六岁的年纪，但平时举手投足，待人接物却十分沉稳，为人处事往往显示出与年龄不相称的成熟。他这番话说来，院子里站着的人多半心里更对祁府闹鬼深信不疑。“雷儿，二叔觉得你既然看到了，那是一定有的，确实，我也听下人提到了同样的事情。”祁天寿接过祁雷的话，声色肯定地说，面上却不带任何表情，眼神悠悠飘向青石院墙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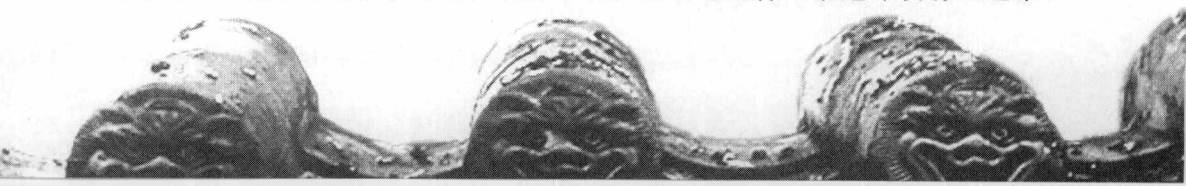


“雷儿，你怎么来了？你们小孩子不要进奶奶房间去，远远站着就好，祁路。”祁天福突然听到儿子的声音，连忙稳了稳神，背着众人擦了擦眼角的泪水，这才转过身来，一眼看到祁雷站在面前，顿时面带不悦，回头看到祁路尴尬地跟在祁雷身后，立时明白是祁雷一意孤行要过来，便招呼了管家一声：“祁路，速去县衙报案，吩咐门房关了大门，不许放人出去，告诉家里的人都来老夫人的院落，等着张大人过来问话。”祁路连忙应了一声，一阵小跑去了。

祁天福不再理会众人，他怕众人看到自己的伤心，转身进了母亲的房间，背对众人目视着仰躺在地上的母亲，心里着实伤感。祁天福自幼与母亲感情甚好，非常钦佩母亲在丝绸生意上敢作敢为、果断决然的风范，在他看来，古人所说的“巾帼不让须眉”不过就是如此。虽然母亲并不是这个俗世所推崇的贤妻良母典范，但在他的心中，母亲却是自己这一生驰骋商海所必须的支柱，是他继承祁府家业的主心骨，现在母亲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去了，自己一时心中空落，祁府长子的重责压得他有些痛楚，心下念及此处，祁天福连忙止住了一次又一次几欲溢出眼角的泪水，心里思量着为何母亲会不明不白离世。

而祁天福的弟弟祁天寿并没他那样伤感，他是祁家次子，桑园镇自古长房传继家族产业，因此既然已经有了懂事乖巧的大哥，祁天寿自幼自不会受到众人注目，母亲祁丽明的目光也很少停留在他的身上，虽然祁天寿过得比大哥逍遥自在，没有过多的责任，但是硬要说自己心里不落寞那不过是骗人的话。现下母亲去了，祁天寿也没有过多的伤感，反而比祁天福更为理智。当他一踏入母亲的房间，已经注意到一点，母亲的房间里面虽然情景怪异，但是红布下的箱柜依然摆放整齐，事务井然，不像是有人夜深入室偷盗过一般。虽然祁天寿心里有所判断，不过他什么也没有说，在母亲房里短暂的待了一下，便离开房间在院子里面慢走，边边角落都要走过去看一眼，只是背着手不说话，面色阴沉，旁人只道他又不务正事，对母亲逝世也没有多少情绪表露，祁府的仆人对这位向来面冷的二爷更多了些看法。

祁府的仆人听到了消息，陆陆续续向老太太的院落聚来。祁天福刚要驱散围在母亲房前探头探脑的祁府下人，却听见院内祁天寿发出一阵鬼嚎：“这么大的鬼爪印啊，快来看，有脚印啊，怎么会这样？难道昨夜有人进来



过？”祁天福转过脸去，看到祁天寿僵硬着身子，面色发青，眼睛直直盯着长廊边的青石围墙，祁天福连忙走了过去，仔细看那青石围墙上确是多了几只奇怪的大大的脚印，张狂而凌乱地印在那里。

祁天福愣了，心想：这院子里面怎么突然这么不太平，府内巡夜的人也太不仔细了，不会是出了家贼吧。心里念及母亲院中是有护院的，急忙召唤，却不见人，只好先走过去，祁天寿向祁天福走过来，刚想说话，祁天福指了指弟弟脚下的土地，上面留下了弟弟浅浅的脚印，两人立刻明白，夜里霜降，必是地潮，今日清冷，现在还能在土地上印下脚印，片刻后，却不易察觉地冷笑起来，在身后的人群里面巡视了一圈，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便开口问道：“老太爷呢，哪里去了？有谁看到了吗？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也看不到人。”祁天寿看到大哥的表情，知道有异，回头发现父亲果然没有在人群里面。

祁府众人互相看去，这才发现人群里果然没有王老太爷的身影，一时间交头接耳起来，重新议论起昨夜祁老太太和老太爷争吵的事情，被祁家两兄弟问到的都说很早就躲了睡去，不曾瞧见王老太爷。祁天福看着脚印沉思了一会儿，便和身边的弟弟祁天寿悄声商量了起来，聚集在祁老太太院落里的仆人早已陆续听说祁老夫人院落闹鬼，同时老夫人死得凄惨，本已人心慌乱，看到祁家两位大爷没有心思过问院落众人，两个人在悄声商量，便也低头悄声谈论起来。

(2)

“大力哥，我听人说，咱家老太爷姓王，并不是祁姓一族的，老太爷三十多年前入赘到祁府的，所以府里是老太太当家，是不是因为这个缘由老太太才瞧不起自己的丈夫呀？”兰草轻声问站在自己身边的王大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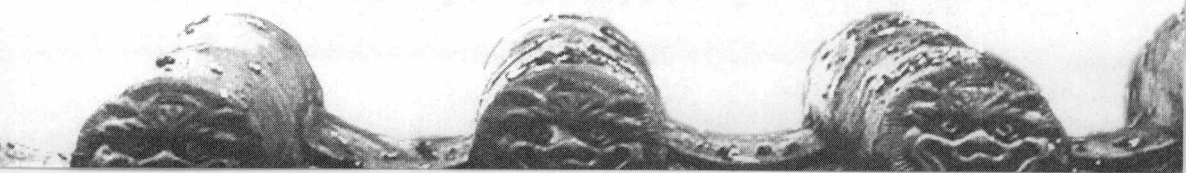
“也许吧，当时好像咱家老太太并不太愿意招赘，不过她是祁家独女，自然拗不过父亲祁老太爷，还是随了父亲的安排。但是啊，我听老人们讲，那个时候的王老太爷可不像现在这般，只会写一些戏文，天天在戏院和酒馆之间转来转去消遣，落魄得不行，三十多年前的王老太爷可是桑园镇最年轻的秀才呢，人也俊秀得紧。”



“你们这两个孩子，做什么呢。”林婶在一边听到两人的议论，忍不住责备兰草和王大力，感叹年轻人也太过好奇，无奈摇了摇头，兰草却撒娇般吐了吐舌头，知道林婶疼她，凑过来抱着林婶的胳膊。林婶寻思，如果自己不说，兰草终会去问别人，惹出事端倒不如自己告诉她，便道：“大力说的一点都不错呀，咳，”她叹了口气，眼神幽幽地看向祁老夫人的睡房，“其实当年祁老太爷期望明招婿，而实际上是不想让祁家后人永远做商人，想招个读书人为祁家添些书卷香火气，走走仕途。骨子里还不是因为咱家的老夫人太厉害了，桑园镇方圆百里没人敢娶啊。可是话说回来，这也怨不得老太太，一个姑娘家哪曾想落下这样的名头。谁让祁家当时没有子嗣呢，老太太虽是一个姑娘家，可偏偏是祁家独女，千百年来生意场上谁敢用外人呢，咱家老太太自幼和父亲相依为命，也是一个有孝心的人，祁家商行的事情老太太自然而然都帮忙打理着，抛头露面总是免不了的。”林婶眼圈渐渐红了，“老太太泼辣能干大家是都知道的，只是这样也罢了，总不至于常年待字闺中，可是待人却刻薄了些，结果……咳，王老太爷那样一个温和的读书人哪里合老太太的脾气啊。”林婶停下手里的活，低低说道：“我还记得咱家的王老太爷刚来的时候，多么俊秀的读书人啊，还有些腼腆，咳，那么一个有学问的人，生生让老太太祸害了。”

兰草听着林婶的话，眼前不禁浮现出自己三月前刚来祁府时所看到的情景，也就在那个时候自己领教了传说中老夫人的厉害。那天祁丽明老夫人召集府中的所有仆人训话，起因是因为男仆柱顺午间在丫鬟的睡房窗外偷窥，被人抓到了，老夫人决定要严惩，不仅要赶柱顺出门，而且坚持报官。

柱顺家里贫寒，从小是由奶奶抚养长大，老少相依为命，如果柱顺被抓，显然年迈的老人无人照顾，必是命不久矣，柱顺坚称自己是因为听到了丫鬟睡房内有异常的响声，担心有事，才会戳破窗纸探看，并没有别的用意，但是祁老夫人相信自己的判断，坚持认为柱顺心存不良，眼看就要让祁路管家绑了柱顺出去，王老太爷王逸名突然出现，力劝老夫人留下柱顺，老夫人当众对丈夫一阵大骂，冷笑说看祁府哪个院落还敢用柱顺，那么柱顺就留下，否则没有用的奴才如何白养在府中，没想到王老太爷王逸名一声不吭，拉了柱顺就走，带进了自己的小院，而老夫人祁丽明一怒之下，命令自己院落内的仆人再也不许去服侍丈夫，就让柱顺一个人伺候王老太爷，王老



太爷为了留下柱顺，默认了妻子的安排，柱顺就这样战战兢兢呆在了祁府，说话行事更加小心，见了老夫人就远远躲开，以防再起事端，被寻了差池。

“那我们老太爷怎么不去考取功名呢，那样就能离开这里，也不用一辈子都待在祁府啊，天天看着老婆的白眼过日子，我可受不了，林婢，您刚不是说老太爷年轻时很有学问吗？”兰草叹口气问道。林婢摇了摇头：“谁知道呢，我们都是下人啊，哪里知道那么多的事情。我就记得他们刚成亲不久，老太太就借故烧了老太爷好几回书，那么多的书，烧起来好一阵呢，当时太爷心疼的直跳脚，老太太却说太爷如果自个儿有本事，撑得起门面，还用投靠到祁家来当女婿吗，读了那么多的书，也不通晓人情世故，还不如不读书。老太爷也说不出什么理直气壮的话来，此后也是年年应试，不过奇怪的很，太爷每考必到，每次都是怀竹在胸，却都是考不中，更被老太太骂的没头没脸的，记不得从哪年起太爷索性就不考了。”林婢眼圈没红，却是低了头不再言语。

“你别不信，我告诉你啊，真的是有鬼的，”虽然林婢不再说话了，兰草却听到身后传来香莲低低的声音，显然正在和谁说着祁府的事情，兰草静静听着。“你知道老夫人夫妻两个为什么总是吵骂，因为咱家老太爷身边原来有一个心爱的姑娘，青梅竹马的，因为老太爷要入赘祁府不得不分手了，可是老太爷成亲后他们还是有联系的，经常背着祁府的人私会，谁能想到有一次碰面偏就被咱家老太太给抓到了，咱这老太太说话多狠啊，能把活人说脱一层皮呢，这不，几句话说的姑娘没脸再活，转身投河了。那可是好多人看到的，天刚黑，那姑娘穿着红衣服，可怜见的，就是投了镇东的那条小河，当时镇上就有老人说那姑娘怨气太重，祁府肯定会受累的，所以啊，你看老太爷屡考功名不中，是不是？而且啊，也因为这姑娘的死，咱们老太爷伤心不过，夫妻反目，索性也不愿考取功名了，你往深里想想看，倘若咱们老太爷考取了功名，还不是祁府的子孙跟着享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啊。”听的人认真，香莲越发说得有劲。

“你仔细想想，有没有看到这些天咱们院墙上贴了很多的黄裱纸啊，那还不是咱们老太太心虚，怕那个什么云娘，对，那姑娘就叫做云娘，老太太怕云娘的魂灵回来找她索命，当时云娘投河后，老太太听到镇上人的议论，怕云娘怨魂殃及祁府，还找人作法驱鬼呢，我可说的都是事实，这段日子老



太太晚上都吵着见鬼了，还让我悄悄去请了法师，我本来都不想再服侍老太太了，自己天天担惊受怕的，你看这就出事了。”

兰草听着不觉香莲有些心惊，觉得服侍这样的主子也真是难为了香莲，当老太太的贴身丫鬟，虽然在府里比较有地位，可是，估计要比其他的仆人苦多了，念及此，不觉由香莲想到了刚才的张妈，早上在灶间烧热水闲聊时，还听人说起张妈在府中是“仆人之中的主子”，虽然她只是祁丽明祁老夫人自小的贴身丫鬟，但是即便祁丽明的两个儿子祁天福和祁天寿见了她，言语中也是会有三分客气的，如果不是现在年纪大了，老夫人断不会让香莲来帮张妈服侍她的。据说昨夜老夫人睡得迟，有个丫头熬不住靠着墙打了个盹，就被张妈赏了两个耳光，扣了半月的例钱，张妈还口口声声说是替老夫人管教的，老夫人祁丽明听到了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这事就过去了，完全按照张妈的主意处置了那个丫头。自己当时听了就觉得张妈是一个厉害的角色，没想到自己今早就被张妈教训了，而且是和张妈毫不相干的言语就触犯了了她，还连累了好心的林婶。想到这里，兰草轻抚自己的面颊，眼前浮现出早上的情景。

早上张妈人还没有进入灶间，就听到兰草的笑声，“林婶，干嘛我们祁府的仆人都要穿着青色的衣服，都一个颜色多容易出错啊，我今早上困死了，差点摸错了香莲的衣服去穿，呵呵，还有啊，穿着这衣服，就好像脸上贴了字，我走在街上，人家问都不问东西送哪里，就知道是祁府的人出来买东西，林婶，好别扭呢，为什么不能穿别的颜色的衣服。”“兰草你呀，林婶我这几十年的都穿过来了，还不及你这穿了三个月青衣的丫头牢骚多，进来的时候你就知道祁家的规矩多，这会子受不了了，等自个嫁出这个园子了，想穿什么穿个够，祁府规矩多不假，可是例钱多也是真啊，这几年就当给你自个攒嫁妆吧。”“林婶，你真是的，什么嫁不嫁的，嗯，林婶，你说昨个夜里老夫人和老太爷争的那个是和不是，到底争的是什么东西？”

“兰草，你在说什么呢？”张妈突然开口，她倚着灶间的门框，眼风凌厉地扫向站在灶台前的这个二十岁上下的俊俏丫头。兰草被张妈突然唬着，那双本来乱转的活泼眸子定在眼眶中，一瞬间失了颜色。“张妈，兰草又没有说什么，大早上的，爷都还没有起来，你又何苦立什么规矩呢？”林婶从大锅前立起微微发福的中年女子身体，温和的面孔也因张妈的质问而略带不